

第一章

“老板正在等你，祝你好运。”

乔丹·盖茨朝秘书淡淡一笑，打开大门走了进去。

给乔丹最讨厌的事情排个名次，那么“被叫到老板的办公室”绝对名列前茅。作为部门主管，他见老板的次数要比普通员工多得多，但费拉拉·拉斐尔这位老板毫无预兆地召唤人进办公室绝非好事。值得庆幸的是，他工作这么多年，这种事情倒也不是很常见。

乔丹停下脚步，只见办公桌后的费拉拉看向自己，于是小心翼翼给自己戴上一副礼貌的面具。

“坐。”费拉拉简洁道。

乔丹并不介意这种语气。费拉拉唐突刻薄的作派可是出了名的，作为考德威尔集团的副总裁，他向来不喜客套。

乔丹坐到一把椅子上。“先生，听说你找我？”费拉拉只比他年长一岁，今年三十三，但他的气场就让人觉得他应该受到敬畏，所以称呼这位同辈人为“先生”也并不令人反感。费拉拉身边也有年龄比他大一倍的人这样称呼他。

老板看了他一会儿，黑色的眼睛让人感到不安——如果乔丹是那种容易感到不安的性格的话。

“我需要你的帮助。”

乔丹眨眨眼，他以前从来没有从老板口中听到过这种话。

“当然，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费拉拉的双手在桌上交叠，表情严肃，审视着。

乔丹平静地迎上对方的目光，任由沉默在空气中蔓延。他才不会被费拉拉吓到。

“你应该听说过，三天前我遇上点意外。”费拉拉终于开口。

乔丹挑了挑眉毛。意外？费拉拉竟然用这个词来定义那起谋杀未遂案？自从那起针对费拉拉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公司上下都议论纷纷。虽然子弹只是擦过头，但他仍旧流了很多血。然而第二天，费拉拉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个男人真是个工作狂。

“听说了。”乔丹干巴巴道。他觉得波士顿没人不知道这件事。费拉拉毕竟是波士顿最成功的商人之一；至于传言说他家族和意大利黑手党有关系——这个传言流传多年，如今又成了热门话题——无疑助长了消息的扩散。

“你不知道的是，那是这个月里我第三次遭遇谋杀。”费拉拉的语调平平，似乎在跟他谈论天气似的。

第三次？

费拉拉捏了捏鼻梁，向后靠在座椅上。“不止，”他明显不想承认地说，“还有一次对方试图绑架内特。”

乔丹皱眉。全公司都知道内特·帕里希是费拉拉的恋人。这件事还成了去年的特大绯闻话题。虽然公司对办公室恋情很不赞同，但只要不是同一部门的人，倒也不是什么禁忌。当然，人们还是会八卦的。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内特先是被作为费拉拉的私人助理，之后被调来当乔丹部下做游戏关卡设计师。不过就个人层面，乔丹并不在意。内特是个优秀的开发人员，工作优秀成绩出色，他才不在乎内特是不是兼职给老板吹箫。

但是有人显然很在乎——在乎到了要绑架他的地步。

“因为你们的关系？”乔丹平淡地问。

费拉拉皱了皱眉，然后干脆地点了点头。“我们推测这和针对我的刺杀有关。内特没有敌人，我有。”

“会是商业上的敌人吗，你觉得？”乔丹平静地说。

费拉拉耸耸肩，表情严肃而冷峻。“我不太确定。但我猜想这跟我的家族有关，跟我父亲有关。他于两个月前去世了，头部中枪。”

呵。

乔丹懒得去表达哀悼。费拉拉不是找他要空洞的慰问，他要的是别的东西。关键是，他想要什么。

乔丹向后靠在椅子上，开始思考。也许传言是真的：费拉拉的父亲确实是黑手党圈子里的大人物。但据乔丹所知，费拉拉与他在意大利的家人关系疏远，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了。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种事？他们到底想从内特那里得到什么？

最重要的是，费拉拉想要他乔丹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事情？拉斐尔·费拉拉是个极为注重隐私的人。老板这些年来谈及私人哪怕一丁点儿相关事情的次数，乔丹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更不用说像他父亲去世这种程度的私事了。

“能恕我直言吗？”乔丹问。

费拉拉简短颌首。

“你想要我怎么帮助你？”他问。“显然不是经济方面的。你也不像会听我的建议的样子。我们算不上什么亲密朋友。”他用指关节敲着下巴，思考着。“跟内特有关，对吧？”

“没错，”费拉拉说，“我在意大利的一位堂弟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或者说，邀请我和内特参加。当然，我本想直接拒绝，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并不明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暗杀就不会消停。所以我接受了邀请。这就是你发挥作用的地方。”

乔丹盯着他，意识到了问题。“你想要我假扮内特。”他难以置信地说。

“你和他看起来很像。”费拉拉说。

乔丹皱眉。他知道这话不假。内特虽然比自己年轻不少，但是两人的外貌相差不大，都是金发蓝眼。乔丹的发色要深几度，不过用点儿染发剂就能解决。只要对方跟他俩都不是很熟，或者乔丹把自己梳得规规矩矩的大背头弄乱的话，乍一看，绝对会搞混。“光是长得像也骗不过机场工作人员。”他说。

“不用骗他们，”费拉拉泰然自若地说，“内特会陪我去意大利。你坐另一架飞机到，等他过海关后再和他换位置。”

乔丹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我怎么感觉自己在拍一部‘007’电影。”

费拉拉却没有一丝笑意，眼神冷肃，甚至阴沉。

于是乔丹的笑容也凝固了。

“如实告诉你，”费拉拉声音平静，“这会很危险。你将面临一个我无法完全预测或控制的局面。我们会在我家族的庄园里住一个星期，那里还会有其他客人，危险的客人。”

乔丹口干舌燥。“危险——是指他们玩危险的心理游戏，还是指他们可能会朝我眉心开枪？”

“都有可能。”费拉拉说。

好吧。

那真是.....

“好吧，”乔丹清了清嗓子说，“所以你想带上我一起，是因为你不愿意拿内特的安全冒险。”并且你完全不在乎我的死活。

“是的，”费拉拉承认，“但不仅如此。内特他——太过友好善良。即使没有人真的要杀我们，我家族里有些人也会把他活吞了。而你既不友好也不善良。你很敏锐，也很冷静。我需要你的帮助，找出是谁想害死我，以及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情况危急，你的拳击和枪法也会有所帮助。我相信你能照顾好自己。”

乔丹强忍住内心的受宠若惊。虽然费拉拉说着不担心自己，其实是他根本就不关心罢了。内特和对内特的安全的担忧会让费拉拉分心；至于乔丹的死活，他才不在乎。费拉拉就是一头冷血的野兽，此刻很可能只是在操纵他的心理，诱导他接受这项任务。不过，老板竟然知道自己的爱好，乔丹还有些惊讶；毕竟他会拳击、善于用枪可不是什么众所周知的事。

“如果不想内特身处险地，那你为什么不一个人去呢？”乔丹问。

费拉拉向后靠在椅背上，松了松领带。“你要知道，内特也在受邀行列，这非常蹊跷。我十多年没和家族有什么联系，也不可能告诉他们内特的存在。也就是说，某个与家族有关的人在监视我，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想杀我的人。即使有人认出你不是内特，也能起到作用——有助于我们挖出监视者是谁。另外，留下内特反而更容易置他于危险之中，我无法安

心将他留在重洋之外，整天担心他万一出什么事。”

这套逻辑让乔丹无法反驳。

“你可以不答应，”费拉拉说，“我不会因此对你有意见。毕竟这涉及你的人身安全。但如果答应，回报也是丰厚的，这是一定的。我会按你的年薪付钱给你。”

乔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惊讶。作为一个小部门的主管，他的事业已经相当不错了。但不能否认的是，一周就能赚到一年的薪水确实诱人。不过，费拉拉能给他这笔钱……说明此去风险相当高。不过嘛，十八万美元，即使对于费拉拉这个亿万富翁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假如我同意的话，”乔丹垂眼看着费拉拉说，“我需要知道更多信息。我不会盲目涉险，所以，请告诉我更多细节。先生。”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费拉拉确实跟他讲了许多内容。显然，他还有许多没说，但乔丹把费拉拉明确说出来的和自己从字里行阅读出的信息综合起来，终于对事情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个意大利黑手党家族正在闹内讧。据费拉拉所知，自他的父亲马可·费拉拉在两个月前被谋杀以来，组织内部还没有选出新的首领。家族中众多成员似乎正在为这个位置争斗，其中几位甚至已经身亡。费拉拉确信，暗杀他的幕后黑手就在其中。因为他的家族非常传统：按照惯例，费拉拉一直被赋予继承父亲黑道帝国的众望，因此即使费拉拉已经和家里断绝关系，那个想要爬上食物链顶端的人依然会将他视为眼中钉。

“达米亚诺·孔蒂，”费拉拉说着，把一张照片推到桌前，“算是我的继兄弟吧。”

乔丹看着照片，一边心想什么叫“算是”，一边看了看照片。照片里的男人有点像费拉拉：高大、健壮，一头浓密的黑发，不过他的脸比费拉拉的棱角分明得多，眼神锐利，不像后者的那么幽暗。他身着定制西装，丝毫没有遮掩住他魁梧的体魄，而他自信满满的姿态也表明，这是一个惯于随心所欲的男人。一个强势的男人。

乔丹挪开目光，看向费拉拉。“你为什么怀疑他？”

“达米亚诺……是个很复杂的人，”费拉拉的表情又变得阴沉起来，“家族里最危险的人之一就有他。我们的关系从来就不融洽。小时候，他讨厌我一出生就在家族身居要位，而他什么都靠自己努力。而且说实话，以前的我确实不是什么善茬。”

只是以前吗？

乔丹几乎笑出声。公司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怕费拉拉怕得要死，这男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暴君，估计从小就是个恶霸。

“随着年龄增长，他变得更加内敛，更难让人读懂，”费拉拉说，“而我已经十多年没见过他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嫉恨我，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据我最新了解到的，他现在已经掌控了半个意大利。但是……”

“仇恨会让人失去理智。”乔丹轻轻地说。而且人会对儿时的恩怨耿耿于怀。

费拉拉点头。“小时候我们常常争抢，他就喜欢从我手里抢东西。即使他不是暗杀的幕后主使，也会密切关注内特——所以我不想让内特靠近他。”费拉拉的表情变得阴冷。“虽然十年未见达米亚诺，但我听到了很多传言，那些传言……让我不安。他是个危险人物，这就是我想让你代替内特参加这次旅行的主要原因。”

“被你当成肉块，扔给狮子以分散它的注意力？”乔丹讽刺地说道。

费拉拉牵起嘴角，但没否认。这个混蛋。

乔丹考虑了一会儿。他，能拒绝吗？无论费拉拉嘴上怎么说，他打心底不相信自己能拒绝掉。老板要你帮忙，你不可能回绝。要是乔丹拒绝了，然后内特受伤了——或者更糟——怎么办？费拉拉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他这么无情又睚眦必报，自己的事业必定保不住。

再说，他也喜欢内特。内特是个好人，乔丹也想帮到他。一周赚十八万美元也不错。

乔丹看向自己的老板。“要假扮你的男朋友的话，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我可能会摸你的胳膊或肩膀，但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公开示爱的行为。届时会有很多传统又恐同的人出席，所以公开秀恩爱可能会冒犯到他们。我们很可能连住同一个房间都不被允许。”

乔丹暗暗松了口气。倒不是说他讨厌费拉拉，但他可不想跟那人卿卿我我，假装也不行。首先，费拉拉是他的老板，而且正处于一段认真恋爱的关系中。其次，乔丹是个异性恋。好吧，他也享受过给男人口交的快感，偶尔——之前跟前妻玩“三人行”的时候——但他对男人本身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虽然费拉拉长得也挺帅，但是乔丹可从没想过和他亲热。男人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无论是性还是感情。

“好吧，我接受了。”乔丹说。“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

费拉拉放松了肩膀。“下周。”

第二章

四天后，换人行动在菲乌米奇诺机场[1]顺利完成。乔丹在几天前就到了罗马，他在费拉拉和内特的飞机降落后又赶到机场，找到了之前约定好的洗手间。

乔丹走进卫生间的一个隔间，看了一眼手表，努力压制住自己的焦虑。但愿他不用等内特太久。他从来就不习惯在狭窄的空间里待着——这是让他感到极度不安的少数几个因素之一。幸运的是，这些隔间不是从地板连通到天花板的那种，这让他的幽闭恐惧症反应没那么强，否则他可能会很难受。

“乔丹？”有人轻声叫唤。

谢天谢地。

乔丹把门打开一条缝隙。“在这里，进来。”

他开始快速脱下衣服。

“我还是觉得这样有点荒唐，也没必要。”内特叹了口气，锁上了门，嘟囔道。

“快脱吧。”乔丹说，他已经脱到只剩四角裤了。

内特的脸微微红了，瞥了他一眼。他很容易脸红，这一点跟乔丹不一样。“好诡异啊，伙计，”内特说着，还是照做了，“你是我的上司。你和我互换衣服，感觉好诡异。”

乔丹嗤笑，拿过内特的上衣就开始套。两人身材相近，不过乔丹稍微健壮一些。衣服很合适，不过没有他平时穿得那么

精致。作为一名亿万富翁的男友，内特的衣着很低调。

“穿上吧，”乔丹说着拉上内特换给他的牛仔裤拉链，“我出去后，你至少再过半小时出门。戴上我的太阳镜，拿好我的钥匙以及护照。衣服口袋里有我租下的公寓地址，还有信用卡，别不好意思用——反正费拉拉会给我报销。记住，随时都要戴太阳镜。”

“是是，老大。”内特干巴巴地回答。

“这只手机也带上。”乔丹说着，给内特一部旧手机。“我的Instagram账号已经登上了，时不时拍些罗马景点的漂亮照片发上去。”虽然他不怎么玩社交平台，但要是杳无音讯的话，家人会察觉到异样。

好在，他们一家人平时不怎么打电话，更喜欢发短信。而且，他父母这周要招待几个老朋友，忙着打高尔夫球，根本没空理会他在度假期间的所作所为，也算帮了大忙。妹妹埃洛伊丝忙着照顾一堆娃，甚至没空回复他的短信。贝拉……嗯，她之所以成为他的前妻不是无缘无故的。总之，不会有谁想念他。

不过，只要他的父母想，他们总是有办法得知他的行踪。

乔丹按捺住心中的负疚感，轻轻摘下戒指。“把这个也戴上。”

“你的戒指？”内特皱起鼻子说。“我觉得没必要。”

“这不仅仅是一枚戒指，”乔丹说，“这是一款非常精密的追踪装置。我的家人拥有一家生产这种设备的电子器材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它追踪到我。”

内特眨了眨眼。“哇哦，你还主动戴？你家里人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

“这是家族传统。”乔丹简洁说道。他没告诉内特，这个所谓的“传统”是从去年他弟弟失踪后开始的。自此，乔丹的父亲就让家里所有人都佩戴各种有GPS跟踪器的首饰。确实，有侵犯隐私之嫌，但乔丹知道，如果理由不够充分，父母是不会轻易启用的。再说了，如果能让母亲睡得好一点儿，他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隐私。

乔丹从这些思绪中回过神来，用手捋了捋头发，弄得跟内特一样乱。他觉得穿着简单T恤和牛仔裤的自己，未免显得有些太随便了。他都不记得自己上次像这样就出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看起来怎么样？”

“很怪，”内特皱起眉头说，“这么随意又年轻，真是怪？你长得真像我。”

“那就行。”

“你还有取消这一切的机会。”内特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希望。

“不可能，”乔丹说，“我等着领工资呢。打起精神来，帕里希，在罗马观光一周不会死人的。”

内特拉长了脸，扣上本属于乔丹的衬衣的扣子。“我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很没用。我担心他万一出事，自己却没能陪在他身边。”

乔丹想翻白眼，但是压下冲动说：“如果你在他身边，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你会怎么做？趴在他身上哭吗？”

内特笑了一下。“我知道。不过你最好把他平安送回来，头儿。”他语气轻松，而眼神却像赴死般严肃，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同意这个计划，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拒绝，他就会一个人去。他真是个固执的王八蛋。”

“他只是希望你平安无事，帕里希。”

内特面露苦笑。“我知道。我就爱他这一点，但还是很生气。”他揉了揉鼻梁，移开目光。“我也希望他平安无事。”

乔丹叹了口气。“我会把他安然无恙地还给你，我向你保证。”虽然他也不知道能否信守这个诺言，但他觉得撒个无伤大雅的谎也没什么不好。可怜的内特看起来很需要这样的安慰。

内特探究地看了他一会儿。“最好如此。你走吧，趁我没改变主意。”

洗手间外是费拉拉高大的身影。乔丹朝着对方走去，男人先是看了他两眼，然后微微点头。看来通过审核了。

两人上了车，两名保镖也跟了上来。乔丹尽量忽视他们的存在。

一个多小时后，车抵达了庄园。乔丹在脑海里反复演练他所知道的关于内特以及他和费拉拉的关系的一切内容。他不能——也不会——把事情搞混。他向来做事清晰。

汽车终于驶进一栋富丽堂皇的大别墅，乔丹深吸了一口气。

表演时间到。

他们甫一下车，就有一位又瘦又高的男子上来打招呼。他用意大利语说了些什么，犀利的棕色眼睛紧盯着费拉拉。他几乎没看乔丹一眼，只是盯着费拉拉。

费拉拉也用意大利语回答，似乎对那人的敌视毫不介意。

他们互相凝视着，直到陌生人终于叹了口气，一把抱住了费

拉拉，过了一会儿，费拉拉也回抱了他。

乔丹推测，这可能是他的堂表兄弟。

费拉拉看着他，终于用英语开口说话，证明了他的猜想。“这是我的堂弟保罗·费拉拉。保罗，这是内特·帕里希。”他没有解释“内特”的身份，但保罗的眼中却闪过一丝洞察一切的光。

保罗快速地打量了乔丹一番，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然后狡黠地笑了笑。

“你不会说英语吗？”乔丹有意道，他从不喜欢别人用他听不懂的话谈论自己。

“抱歉。”保罗友好而腼腆地笑着说。他的英语口语很重，但完全流利。“我说，我终于明白拉斐尔为什么会被你掰弯了。”

乔丹想起内特为人应该是友好的，便笑了笑。“谢谢。能带我们去看看房间吗？飞机坐得有些累了。”

保罗点了点头。“当然可以，走吧。”他带着他们走进硕大的别墅。“参加婚礼的客人大部分都还没到，今晚只有自家人。”

“自家人？”费拉拉问道，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保罗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乔丹无法解读。“当然不是所有人。我父亲、弗兰科叔叔、古斯塔沃、我和你。安德烈亚晚上会到。女人们带着比安卡去米兰参加单身派对了，明天再来。”

“嗯，”费拉拉说，“达米亚诺呢？”

保罗的脸上又露出了奇怪的表情。“还不清楚。他说可能在晚饭时过来，但也有可能明天才到。那不勒斯的银行家们出了点儿乱子，需要他去坐镇。”

“那不勒斯不是安德烈亚负责的吗？”费拉拉说。

保罗耸了耸肩。“是啊，不过你了解他。他不太擅长跟银行家打交道，太直率，缺乏技巧。达米亚诺处理这类事情可厉害多了。”他笑了一下。“他做什么都厉害。”

唔。

乔丹摆出一脸百无聊赖的样子，假装没有听他们的对话。虽然保罗掩饰得很好，但语气里还是有一丝苦涩。这两兄弟似乎都不怎么喜欢达米亚诺，乔丹有些好奇为何如此。

他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他觉得。

[1]Fiumicino airport, 位于意大利罗马首都广域市菲乌米奇诺的民用机场，是意大利最大的机场。

第三章

晚上的宴会着实.....有趣。

这些人的互动中有一股紧张、竞争和敌意交织而成的独特张力，一点儿也不像正常家庭，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又显然比一般的堂表亲更亲密。

乔丹观察着这奇怪的家庭氛围，假装沉浸在晚餐中——食物真是美味。他一直很喜欢意大利菜，所以非常珍惜这次品尝正宗意大利美食的机会。

费拉拉两位上了年纪的叔伯，弗兰科和塞尔吉奥只用意大利语交谈，完全无视了乔丹，如果自己真的是费拉拉的男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受冒犯。

小辈中的保罗和古斯塔沃算是有礼貌的，会说英语，尽管他们经常忘记，不过在费拉拉的提醒下，他们会注意一些——随即不好意思地朝乔丹微笑，又换成英语。有趣的是，他们似乎都不自觉地很尊敬费拉拉，倾听他的发言，尽管双方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但话说回来，拉斐尔·费拉拉对所有员工都有着同样的威慑力，他的堂兄弟会中招也不奇怪。

堂弟保罗为人较随和，古斯塔沃较为深沉，但两人似乎都没有能力谋杀费拉拉。事实上，他们看起来相当正常，不过话又说回来，乔丹完全可能是被此前对黑手党的成见影响了，而现实生活和好莱坞电影可截然不同。

晚餐即将结束时，一阵渐近的脚步声传来。一个男人进入餐厅，所有谈话戛然而止。

“达米亚诺！”塞尔吉奥高声道，随后用意大利语说了什么。

乔丹好奇地注视着刚来的人。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达米亚诺。

那张照片没能完全拍出他的特征。他身材很高，浅蓝色衬衫紧裹着宽阔的肩膀和肌肉发达的上半身。他的五官相当棱角分明，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英俊范畴，更像是某种捕食者的面孔。但这不妨碍他在人群中闪耀。一头黑发向后梳去，浓密又富有光泽，那种发型似乎只有好莱坞明星才能驾驭，而与达米亚诺的气质浑然天成。他的魅力毋庸置疑，甚至乔丹也感受到这一点。相比符合古典美男子标准的费拉拉和古斯

塔沃这几位，达米亚诺身上反而有种难以言喻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乔丹在座位上动了动，这似乎吸引了男人的注意。他的灰色眸子从乔丹身上漠然扫过，随后转向乔丹右边的费拉拉。那双眼睛中浮现出某种的阴影。“拉斐尔。”他说道，语气毫无波澜。

“达米亚诺，”费拉拉同样不动声色，他动手碰了碰乔丹的胳膊，“这是我的伴侣，内特·帕里希。”

乔丹只是点头致意，因为费拉拉也懒得起身。

就算达米亚诺认出他不是内特了，也没有流露于脸上。“很高兴认识你。”他低声说，语气平和而低沉。他坐到乔丹对面的空位上，一名女仆开始为他摆餐。

无法打破的沉默。空气中有种奇怪的凝重感，既心照不宣，也令人警惕。

只有达米亚诺看起来丝毫不紧张，冷静地进食。他并不是对周遭一切无感，完全不是。他完全清楚餐厅内的不安。乔丹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个男人.....很享受这种氛围。

终于，保罗打破了沉默，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无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似乎提升了房间里的紧张感。

保罗的父亲说了些什么，然后费拉拉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却充满分量。

只有乔丹什么都不懂，他感到厌恶且无奈。他的气馁似乎通过声音暴露了，因为达米亚诺的目光离开叉子上的面食，转而看着他。男人的嘴唇微微翘起，但微笑没有触及眼底。

“当着一位不了解我们的客人的面，用意大利语讲话很不礼

貌哦。”他说。随后全场寂静，仿佛连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达米亚诺举起红酒杯喝了一口。“各位何不用英语重复一遍问题？”

“但是……”保罗说着，犹豫地瞥了一眼乔丹。

“他是外人，达米亚诺。”塞尔吉奥说，这让乔丹很惊讶。此前，乔丹一直以为这位老人不会说英语。

“他不是拉斐尔的伴侣吗？”达米亚诺说，面上看着很懒散，眼中却又闪出冷硬的光。“他就算是我们的家人了，我们不能让他感觉被忽视。”

对于这个男人的坚持，乔丹有种怀疑。他怀疑达米亚诺关心自己是假，那么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安德烈亚在哪里？”费拉拉说。“他不是应该和你一起来吗？”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达米亚诺，他则略微耸了耸肩，抿了一口红酒。“安德烈亚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评估他的优先级。”他逐一回视他的亲人们。

怀着惊讶和不情愿的钦佩，乔丹目睹着这一幕，看着他们每一个人都转开了目光——其中甚至有年龄是达米亚诺两倍大的。甚至包括……费拉拉。乔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地球上还有谁可以压制住拉斐尔·该死的·费拉拉。但显然，眼前的男人做到了。

这使乔丹对这个男人非常好奇。当达米亚诺看过来时，乔丹也没有掩饰这份好奇。同那双灰色眼睛对视，乔丹并没有被吓到。也许他很愚蠢，也许他只是不明白这个男人有多危险，但他没有警惕的感觉——他不确定该警惕些什么。

“我是错过了什么，还是说你就喜欢让你的家人害怕你？”乔

丹说着，挑起眉毛。

意大利男人微微一笑，但眼睛仍然冷淡而难以捉摸。他的眼睛极为不同寻常，那是暴风雨来临时海洋的颜色：有时看着几乎是蓝色的，有时看起来却是深灰。

达米亚诺古铜色的手指修长，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酒杯，里面的酒液流动起来。“怕我？”他说。“我的家人没有理由怕我，除非他们自己把理由交给我。我说得对吗，古斯塔沃？”

古斯塔沃喉结滚动。“Si [1]。”

“说英语。”达米亚诺仍旧语气柔和地说，而这语气让乔丹脊背一阵发凉。这个男人有哪里不正常。哪里不对劲。

“是、是的，达米亚诺。”古斯塔沃结结巴巴地说。

乔丹有些困惑——还有不止一点的不安。乔丹很清楚：这张桌子边的所有男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家族生意”，甚至包括费拉拉，他移居美国之前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这些男人有权有势、铁石心肠，却还要在亲人面前战战兢兢……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习惯了暴力谋杀的他们感到不安？

达米亚诺甚至没有看古斯塔沃一眼。“看？”他看着乔丹说道。“你会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诚实是我最看重的品质。”

乔丹毫不畏缩地注视着他，尽管这需要用尽他所有的意志力。

达米亚诺知道他不是内特吗？这很难说。提到诚实的品质，可能是想暗示他知道内情——也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巧合，达米亚诺所指的也许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个男人是个谜，他的眼睛难以解读，他的动机也无法辨别。

这让乔丹对他更加好奇了。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弱点。

没等到吃完饭菜，乔丹就把手放在费拉拉的手臂上，大声说他想休息，这似乎等于在告诉众人，他就要带上费拉拉去滚床单了。至少，从老一辈人那毫不掩饰的厌恶神色和冷笑的方式来看，乔丹成功达到了这一效果。两人离开房间时，保罗斜了一眼，给了他们一个会意的眼神。古斯塔沃正忙着看手机，没空注意这边。乔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达米亚诺，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但达米亚诺面无表情，目送他们离去，眼神毫无波澜。

“为什么大家都怕他？”和费拉拉单独来到房间里后，乔丹问。

费拉拉给了他一个颇为苦恼的表情。“我没怕，”他说，“但如果不对他保持警惕，那就太愚蠢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乔丹说。

费拉拉叹了口气，松开领带。“达米亚诺.....他一直都和我們不一样，甚至从我们小时候起就不一样了。”

“他不是你哥哥吗？”乔丹说道。

“继兄，但这么说也有些牵强，”费拉拉说，“他是我父亲第一任妻子生的儿子。”

“真的？你俩的年纪不是很相近吗？”

“是的。”

乔丹勉强压下一声恼怒的叹息，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感觉。
“所以，如果那个女人和你父亲结婚之前就有了他，那他俩

的婚姻应该不长吧。”

费拉拉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她和我父亲结婚时就已经怀上了达米亚诺。”他语气冷硬。“一伙土耳其黑帮分子和我父亲有过节，于是绑架了她。她被强奸了好几天，等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怀上孕了。我父亲也不确定孩子是他的还是强奸犯的；但孩子在出生后做了DNA测试，被证实不是他亲生的。他们的婚姻就此破裂。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把孩子交给我父亲抚养——她的娘家人不想抚养被强奸后生出的孩子。”他扯起嘴角。“坦白说，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不喜欢他的混血身份。让那家人不爽的是，达米亚诺被赋予了他母亲娘家的姓氏。他们可不想与这个孙辈有任何关系，甚至都不想承认这种存在。说实话吧，他们就是最恶心的那种为富不仁的人。”

乔丹感到心口一阵不适。可怜的孩子。一个强奸犯的孩子，一个被自己母亲和家族厌恶并抛弃的孩子，又被一个绝对讨厌他存在的男人抚养长大……

“后来呢？”乔丹说道。

“到达米亚诺十六岁时，他们都被枪杀了。凶手至今未被抓获。”

乔丹盯着他。一定是……

“我真的不知道，”费拉拉耸耸肩说，“人们都认为是他杀的，但没有证据。他确实继承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因为他们是他们唯一的血亲后代。总之，我父亲在第一任妻子自杀后很快就再婚了，而我出生的时间只比达米亚诺晚一年。”

“所以你们是一起长大的？”

“差不多。”

“差不多？”乔丹说，冷静地看着费拉拉换上更舒适的衣服。

“我是家族的继承人。他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儿，而且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费拉拉叹了口气。“古斯塔沃、安德烈亚、保罗和我……你知道小孩子是很残忍的，尤其是养尊处优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把他当作我们中的一员。我父亲待他还不错，但他也不是什么慈父。尽管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达米亚诺是以外人的身份长大的。”费拉拉揉了揉额头，摇摇头。“成年后回首往事，我明白他哪里出了问题。他不被爱，也不被重视。孤独。他从小就渴望证明自己，向我们证明他和我们一样优秀，甚至比我们更优秀。”他苦笑了一下。“他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证明得很好。”

乔丹皱起眉头，试图将费拉拉描述的那个孤独、不受赏识的男孩与他遇到的那个目光冷漠、令人不安的男人重合起来，但他做不到。“之后呢？”

“之后我们都长大了，”费拉拉说，“我和堂兄弟们都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所以我们更加自满，在父辈的撑腰下，坐稳了我们在食物链中的地位。而达米亚诺没有这样的后台。他决意要在顶端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是简单做一个附庸。他的野心一直是独一无二的，这驱使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做到完美。”

“每一件事？”乔丹表示怀疑，没有人能做到事事完美。

“每一件事。”费拉拉惨然笑道。“到十五岁时，我们都能熟练地使用枪支了，但达米亚诺却是另一重境界。他能十次连中靶心，会说四种语言，成绩优异，而且能说会道，比我们所有人都优秀。但这并没有让他交到什么朋友。青少年最讨厌臭屁的人。”

“你们霸凌他了？”乔丹轻声说。

费拉拉叹了口气，转动肩膀。“没有，至少据我理解没有。

他体格健壮，又擅长徒手和持刀的搏斗，所以传统方式的霸凌对付不了他。但还有其它方法可以让一个少年深陷不受欢迎和低人一等的认知中。”费拉拉与乔丹目光相撞，他的黑色眼睛显得很严肃。“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那时的我们就是一伙仗着有钱心狠手辣的小混蛋。但我无法改变过去。这可以解释为，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语言暴力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会创造出一个怪物。”

“一个怪物？”乔丹皱着眉头道。虽然达米亚诺让人不安，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怪物。

费拉拉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他内心的某种东西已经崩坏了，”他不假思索地说，“他似乎不明白什么是同理心。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这世上存在一条永远不能跨越的底线。除了权力和心理博弈之外，他什么都不关心。看着我们坐立不安，他很开心。可能在心理医生眼里，他就是所谓的高功能反社会人格者——有可能比这还可怕。”

“恕我直言，老板，公司里还有人说你才是反社会人格呢。”乔丹说，而准确的用词是“虐待成性、冷酷无情的王八蛋”。

费拉拉的嘴角扯出一丝苦笑。“我知道，”他说，“我很乐意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善解人意的大好人，但跟达米亚诺比起来，我简直就是通情达理的代名词。对于达米亚诺来说，人们只是他玩弄的棋子，是供他达到目的的垫脚石。他并不将他们视为个体，他也不关心任何一个人。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具有‘关心’这种能力。”他与乔丹的目光相遇。“他可以随时掏出枪射杀餐桌上的所有人，然后继续吃饭，他就是这样的人。”

乔丹盯着他。他是认真的吗？

“他是那种一言不合就开枪的人吗？”

“不是。”费拉拉说着，皱了皱脸。“他开枪的时候总是很冷

静。达米亚诺不会无缘无故地动手，但他的思维方式并不正常。他这个人，不正常。在他身边要格外小心。他对你的关注比我想象的要多，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你要当心。”

“我会的。”乔丹说完就离开了房间，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如此程度的惊慌了。

以及强烈的好奇。

[1]意大利语：是。

第四章

乔丹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除了有点焦虑，主要是好奇。费拉拉的解释并没有让他满意。他有太多的疑问，大脑根本无法平静。

午夜时分，他放弃入睡，从床上起身。

宅子里又静又黑。窗户大开，花园里飘来阵阵甜美的花香。乔丹轻轻走向刚来时瞥见的露台，然后推开了门。

他走出去，靠在墙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意大利的空气中有种味道，让想人留在户外，仰望星空。也许他只是怀念在乡野的时光。十年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波士顿，每次离开也都是为了工作。

一个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拽了出来。乔丹皱眉看去，缓缓朝那个方向走。他绕着宅子转了一圈，看到一个大水池。尽管已

是深夜，周围却仍亮着灯——那里有人。

一个男人正在池中游泳，动作有力、稳健，双手不断划破水面，直到翻身仰浮。灯光照亮了他被晒成古铜色的宽阔肩膀、肌肉发达的胸膛、棱角分明的面孔和黑色的头发。

乔丹心口一紧。

他不想被男人看到，也不想泄露自己偷窥的行径，于是倒退一步隐匿在一棵粗壮的橡树后。但他又无法直接离开。他看着达米亚诺漂浮在水中，魁梧的身躯像豹子一样舒展。

这一次，乔丹有了观察的重点，对于费拉拉提到的达米亚诺不是纯血意大利人，他有了把握。那人的眼睛、粗犷的黑眉毛和刚毅的面部线条，让他想起母亲非常喜欢看的土耳其电视剧，里面那些冷酷无情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就是这样的。这些特质赋予了达米亚诺的面容以力量和个性，使其比费拉拉那张传统意义上的俊脸更加引人注目。

他想知道，在自己脸上看到遗传自父亲的特征，那个男人是何感想。他会讨厌吗？还是根本就不在乎？

乔丹试图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如果费拉拉的判断没错的话，对那个男人产生好奇可能会非常危险。

乔丹听到脚步声，把目光从达米亚诺身上移开。一个女人映入眼帘。她身上只有一件半透的黑色短袍，长长的红色头发垂到几近光裸的臀部。她用意大利语说了些什么，语气中带有明显的挑逗意味。

达米亚诺睁开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他说了些什么，低沉的声音让人丝毫猜不出会是什么话题。听起来完全不像在调情就是了。

但那女人微笑着，脱掉短袍，赤身裸体地走进泳池。

乔丹本应觉得她秀色可餐，却发现自己的目光莫名其妙地又回到了达米亚诺身上。男人身上的某种气质仿佛黑洞的引力，让人难以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的存在感，极为强烈，强烈到足以分散另一个男人对裸体美女的注意力。

达米亚诺走到泳池的浅水区，坐靠在台阶上，半身隐没在水中。女人跪在男人面前，吻上他肌肉发达的腹部，鼻尖沿着黑色毛发向下蹭，直到那根硕大的半硬阴茎。乔丹告诉自己不能再看了，告诉自己一定要离开这里，他不是偷窥狂。

但双脚似乎根本不听大脑使唤。他直愣愣地看着达米亚诺的表情变得狰狞，女人的取悦让他肌肉收缩、绷紧。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女人让他很痛苦——毕竟他是如此僵硬，一动不动，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该有的快乐。

乔丹想要移开目光。他非常清楚，盯着一个接受口交的男人看实在过于下流变态。但他做不到。

女人发出声音，乔丹终于把目光看向她。她一边呻吟，嘴里一边吃着肉棒，努力张口容纳，但还是被噎得难受。她抽回身喘口气，露出手中又粗又长的那活儿，肥大的顶端油亮反光，筋脉贲张。太大了，简直跟黄片里的不相上下。

乔丹舔了舔嘴唇。他对阴茎有着情不自禁的迷恋，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贝拉在两人结婚的那段时间里，说服他玩的“三人行”。跟贝拉离婚之后，他再也没给男人口过。也许他曾经偶尔喜欢吸屙，却不会主动找人这样玩。他并不是同性恋。

女人再次吞下男人的肉棒，乔丹将目光转向达米亚诺的脸。

却发现男人正直视着自己。

乔丹愣住了。

然后他转身，只顾逃跑。

乔丹的心脏怦怦直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重重靠在门上，呼吸急促地发出喘息。

他爬到床上，床单贴住发热的肌肤，很是凉爽。

操。

如果他仅仅只是看着那个怪人的老二就那么兴奋，那么等回国后，他或许真的应该去找个男人口一发了。

不过，那确实是一根很漂亮的老二。

乔丹皱起眉头，拉下短裤开始自慰，脑中什么也不去想。他只是想得到释放，只是因为绷得太紧了。这场高潮来得又快又烈，他并不满意，甚至连起码的快感都没有，体内的紧张感仍在。这简直让人气馁，乔丹真想找人揍一顿。

几个小时的辗转难眠后，他终于睡着了。

做了个奇怪的梦。

肉体。好大一片裸露的肉体。这是跟达米亚诺一起的那个漂亮的红发女郎。男人用力操她时，那对丰满的乳房诱人地跳动着，男人古铜色的双手摸过女人的臀部，拉开她的双腿。一根又粗又长的性器在她体内不断抽插，脉络清楚可见。她不断地呻吟，仿佛那根肉棒是她感受过的最好的东西。男人灰色的眼睛低头盯着她——不对，是他？——乔丹颤抖着抬起手，抓住了男人肌肉虬结的肩膀——

场景一变。

乔丹跪在了公共厕所肮脏的地板上，正吮吸着从隔间墙里探

出来的那根粗大的阴茎。这就是寻欢洞吧。他正吸着寻欢洞里的阴茎。他一边含着这根大肉棒呻吟，一边享受着它在嘴里的美妙感觉。只是一场互相匿名、无牵无挂的快活。他不在乎这根东西属于谁。他想要的，只是这一根又粗又美味的大鸡巴。

但随后，隔间的墙消失了，一双手按在了自己的头上，有力而强硬，迫使他深吞下那根阴茎。男人野蛮地操着他的嘴，强迫他接受。乔丹几欲作呕，抬起头来——

灰色的眼睛锁定了他。

乔丹从床上挺身坐起，气喘吁吁，困惑地盯着湿漉漉的四角内裤。他不会真的梦遗了吧？这种事自打过了青春期就没再出现过了。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梦到了什么——依稀记得是一些肉体 and 欲望。

好怪。

乔丹耸耸肩，不以为然，踢掉内裤，翻身趴着，又睡着了。

第五章

乔丹醒来感到一阵暴躁和疲倦。他走进浴室，盯着镜子里自己干燥的皮肤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可不行。他扮的可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一夜没睡好之后，可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洗了个热水澡，涂了润肤露后，他感觉自己又恢复人样了。如果能用点儿自己的发胶，再穿上自己平时的衣服而不是内

特的T恤和牛仔裤，他的感觉会更好。但为了丰厚的报酬，他可以忍受穿一周内特没品的衣服。这将是他人一生中赚得最轻松的十八万美元。

乔丹的脑海中闪过一双锐利的灰眼睛，但他马上把这个想法推到了一边。不管那个男人有多有趣，或者多危险，他并不害怕。就算达米亚诺昨晚看到他又如何？围观一个男人接受口活儿又不是犯罪——要说变态和尴尬，肯定是有的，但并不值得怀疑吧。达米亚诺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乔丹也应该忘掉。低调度过一周；如果可能的话，帮费拉拉找出幕后主使，然后领取报酬。简单。

乔丹平复了心情，穿上一件蓝色T恤，衬托出他眼睛的湛蓝，然后穿上牛仔裤下了楼。

今天早上屋里挺热闹。

这让乔丹有点奇怪，因为婚礼要到明天才举行，然后他才想起家族里的女士们今天从米兰赶过来了。

他摆出最友善的表情，走向声音传来的地方——客厅。

开着的窗户边，费拉拉坐在扶手椅中，腿上抱着两个小女孩。一群女人在他身边笑着，用意大利语热情地同他交谈。

乔丹盯着他这位平日里令人敬畏、难以接近的老板，想知道自己是否走错了时空。

有道目光如芒在背，乔丹身体僵硬，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

他。他转过头，发现达米亚诺懒洋洋地躺在房间最边角的长沙发上，尽可能地远离费拉拉和女人们。

两人目光相遇，乔丹希望自己没有脸红。他并不是容易脸红

的人，但想起昨晚的事，脸上突然有种不适的热意。

达米亚诺微微侧头，看向身旁的座位。这是无声的命令，让他过去。

乔丹考虑着是拒绝还是假装看不懂。说实话，他真的有点恼火。他可不是什么一什么任人摆布的“手下”——但他的好奇心最终占了上风。

他朝达米亚诺走去，漫不经心地在他旁边坐下，仿佛根本没注意到旁边这个男人。“嗨，”他说，“美好的早晨，不是吗？”

达米亚诺注视了他一会儿。“你为什么不睡在拉斐尔房间里？”

好吧。显然，闲聊可以免了。

乔丹扬起眉毛，露出一丝戏谑的意味。“我是没想到，一边忙着和那个红发女郎做爱，一边给家人使绊，你竟然还能抽出时间监视我们的睡眠。”就这样。只要他主动提起昨晚的事情，达米亚诺就没法对他发难了。

“是什么让你认为，我在给我的家人使绊？”

乔丹笑了。“拜托，昨晚看见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的，你不是很高兴吗。你对安德烈亚做了什么，才让他们这么害怕？”

达米亚诺眼中的无聊消失了。他打量着乔丹，目光中涌起一种近乎好奇的神色，仿佛他是一个根本不受重视的下等人，刚刚玩了套让人惊喜的小把戏。

“为什么不问问你的糖爹？”达米亚诺说道，嘴角带着嘲讽的弧度。

如果在场的是内特本人，他可能会愤怒地否认。但坦率地说，乔丹并非不同意达米亚诺的说法：无论权力还是财力，费拉拉和内特之间挺悬殊的，两人固然情投意合，但把费拉拉称作他的“糖爹”也未尝不可。当然，如果费拉拉的男朋友真是乔丹，这个词就不适用了。虽然不是亿万富翁，但乔丹家祖上几代也都是富裕人家，而且他自己收入也不错。更别提他根本不是当糖宝的料：他是个成年男人，年龄和费拉拉以及达米亚诺也差不多。

“昨晚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空八卦你。”乔丹说。他不想表现得低调：达米亚诺对他们没睡在一起有所怀疑，他需要消除他的疑心，而且内特也不是低调的人。

达米亚诺盯着乔丹，仿佛能看透他一般，令人不安。他突然想起费拉拉的话——他居然出人意料地称赞这个男人做任何事都非常完美。即使有所夸张，但毫无疑问，达米亚诺一定非常聪明，才能在各个方面都尽善尽美。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没那么容易被糊弄。

“安德烈亚试图杀我，”达米亚诺低声说，竟然回答了他的问题，乔丹不禁有些惊讶，“他已经得到教训了。”

这回轮到乔丹盯着男人了。“他要杀你，你还留了他一条命？”他完全不了解这个男人，但想到费拉拉说的，这人会心慈手软才怪。“为什么？”

达米亚诺歪着头，打量着他。“你为什么这么想？”

乔丹揉着下巴和嘴唇若有所思，低下头。他想说出一个漂亮的回答，向男人炫耀，从而让他尊重自己。但他有点讨厌这样的自己，他才不需要这个男人的尊重。

“杀死他很容易，”他慢慢开口，抬头观察达米亚诺的反应，“你并不认为他算是一个威胁。放他一命，反而可以跟踪

他，揪出谁是同谋。”

达米亚诺的表情没有变化。“你没有说错，”他终于说了，“但这并不是我让他活下去的唯一原因。”

乔丹故意打了个哈欠，移开视线，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可恶，绝不能被这个傲慢的男人看出他内心的好奇比猫抓还难受。继续啊，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吧。

达米亚诺呵呵一笑。“你真是太可爱了。”

他没听错吧？

“你说什么？”乔丹问，但没有看男人。他竭尽全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看他。

他感觉男人凑得更近了，然后在他耳边低声道：“其实你是来监视我的吧，还要一边观察我一边假装不感兴趣，这样子很可爱。”

乔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至少差点跳到那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口干舌燥地说，仍然没有看向男人。

“我们不如开门见山，”达米亚诺的声音依然温柔动听，“我了解拉斐尔，他对自己的东西占有欲很强。如果带你来这里不是有所企图，他是绝对不会允许我和你这样单独说话。”

乔丹在心底松了口气。所以达米亚诺还不知道他并非内特。当然，对方起疑心压根就不是好事，但至少他没有怀疑到自己是假的。这个问题他能搞定。

乔丹转过头，鼻尖与达米亚诺的堪堪擦过。“啊，好吧。”他说，不管这个男人多么让人不安，他都不能退缩。可恶，他才不会那么容易被吓倒。“你说对了：拉斐尔告诉我要对你保持警惕，留心你的举动。他不信任你。但我并不是在监视

你。那也太荒谬了。”

“是吗？”达米亚诺嘀咕道，眼睛一眨不眨，目光如蛇。

老天爷啊，与这个男人保持目光接触太难了，尤其两人的脸还贴得这么近。

“是的。”乔丹后知后觉地回答，甚至不确定自己回答了什么。他已经忘记了谈话的内容，思绪分散，心跳加快，手心出汗。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个男人而如此紧张过。

只是一个男人而已，他告诉自己。

高功能反社会人格，费拉拉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好啊，”达米亚诺干巴巴地说，终于一稍稍退后一些，让乔丹喘了口气，“你可以向拉斐尔报告，是因为艾玛，我才没有杀了安德烈亚。”

“艾玛？”乔丹重复道，看着达米亚诺掏出一根香烟点燃。

丰满的嘴唇衔住香烟。“安德烈亚的妻子。真正的美人，但她穿黑色就不好看了。”

乔丹小声一笑。“好吧。我相信这就是你没有杀他的原因，另外，不要在室内吸烟。”

达米亚诺耸耸肩，又吸了一口。“你愿意相信什么都可以，我不在乎。但请转告拉斐尔，他可以亲自来问我，不必派他的糖宝摆出小鹿般无辜的双眼看着我。”

“去你妈的。”乔丹说。小鹿般的双眼？他从来不会摆什么小鹿般的双眼，更别说对这个变态怪咖了。但好在，这说明他假扮的内特足够令人信服——同时，也说明他完全被这个傲慢的混蛋给戏弄了。

达米亚诺轻笑一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拍拍他的头，简直就像在哄小狗！“作为一个男人，你长得确实挺漂亮，但我对男人真的没兴趣，所以你的小鹿眼对我没用，bello[1]。”

乔丹被气得也站了起来，冲对方摆出一个甜蜜至极的微笑。“拉斐尔也这么说过。”在遇到内特之前，拉斐尔·费拉拉确实钢管直，这一点人人皆知。

达米亚诺顿住了，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那倒是。”他看上去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他仔细地打量着乔丹，从头到脚，让乔丹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里的什么稀奇品种。

“别冲着我的面抽烟，”他严厉地说，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乔丹从不看低自己，他知道自己很英俊，是个人经过他身边都要回头看一眼。他的外表不像有三十二岁，皮肤嫩滑，几乎没有瑕疵。因为坚持护肤的习惯，他的脸上也没有明显的皱纹。坦白说，他比内特更帅。

但现在，在这个男人的注视下，他感觉自己就跟丑小鸭一般难看。他的一生中从未对自己的外表如此不自信。

“你和我以为的不一样。”达米亚诺最后开口，拿掉了嘴上的香烟。

乔丹的心跳漏了一拍。“指哪方面？”

男人看了费拉拉一眼，然后又看向他。“没那么温顺。拉斐尔这混蛋一贯以自我为中心，是不能容忍顶嘴的——他竟然能放任你，我很惊讶。”

“你们已经十年没见，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没变呢？”

达米亚诺轻轻哼了一声。“人的本质不会改变。或者说，

‘好’人可能会变坏，但混蛋呢？永远不会变。”

“你未免太厌世了。”乔丹说，目光扫过男人冷硬且毫无波澜的脸。那张脸既令他厌恶，又令他着迷。

“这叫务实。”达米亚诺耸耸肩说。“只要有适当的激励，每个人都有成为混蛋的可能，但混蛋永远不会成为好人，本质上不会变。还是说，你认为拉斐尔是个好人？”

乔丹差点笑出声来。“我知道他不是。”他小心选择措辞，在谈到费拉拉时，努力模仿内特脸上曾出现过的那种柔情与迷恋。“但就算他成不了一个好人，我也爱他。”

达米亚诺的目光发生了某种变化。“哦，是吗？”他的嘴角拧出一抹冷笑道。“你还用宣示自己对他的爱吗？”

乔丹抬起下巴，对上他的凝视。“是。怎么了？”

达米亚诺哈哈笑了，洁白的牙齿被古铜色的皮肤衬得闪闪发光。他俯下身，凑近乔丹的耳边，声音低沉而亲昵道：“如果你真的爱他，怎么会一看到我就露出一副想被我的鸡巴堵嘴的表情呢。”

乔丹气得说不出话，但还没等他开口，达米亚诺就走出了房间。

[1]意大利语：美人，指男性。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